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二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

節度使郭公



名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依邢州鉅鹿富人家傭作有  
膂力多結豪俠飲博人有欲殺之者富人婦竺氏陰告  
之乃至晉陽漢高祖留之帳下北寇屠安陽高祖遣進  
拒戰虜敗走以功除刺史及德光盜京師復北歸進請  
以奇兵間道入洛州因定河北諸郡仕周改登州刺史  
又刺衛州改洛州團練使 **太祖**將征澤潞遷本州防  
御使充西山巡檢以備并寇 **太祖**征太原以進為河  
東道折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 **太祖**初領雲州  
觀察使判邢州至是進訪竺氏婦已死而家甚貧得其  
女撫養如己子厚其資裝以嫁之以報婦德 **太宗**征  
太原命進控石嶺關時田欽祚護石嶺軍恣為姦利以  
他事侵進進剛忿不能辨乃自經死年五十八贈安國

軍節度使

仕周改登州刺史郡多寇盜進悉為翦除吏民頌紀其事命  
近臣撰文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匪汲郡山間者稍眾間  
出攘奪又不能滅進往攻勦絕之民以安居於是郡民又  
請立碑紀其事改洛州團練使有善政郡民又請立碑  
詔左拾遺鄭起為文以賜進嘗植柳種荷芝滿城其後郡  
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東都事畧

**太祖**將征澤潞遷本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以備并寇嘗領

兵與曹彬王全斌入太原境獲數千人 **太祖**征太原以  
進為河東道折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招徠山後諸州  
民三萬七千餘口 事畧

始進在西山 **太祖**每遣戍西山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  
赦汝郭進殺汝矣有部下軍校告其陰通太原將有異志  
者 **太祖**詰之軍校辭窮復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死怨故

節度使郭公

誣之耳 太祖命執以與進令自誅進釋不問使禦河東  
寇曰汝有功則我奏汝官敗則降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  
果立功而還進奏乞命以官 太祖不可曰汝誣我忠良  
此纔贖汝死爾進曰若然則今後臣不復使人矣 太祖  
於是命一官 事畧

時劉繼元據并門未下以進兼西山巡檢二十年不易其任  
進聽訟善以鈎距得其情軍政嚴肅戰無不克 太祖遣  
戍西山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躬進殺汝矣以郡  
之租賦聽其養士亦有司不復會其出入其待之如此曾

筆撰傳 內一事重出  
以文意相屬不欲節去

太祖嘗命有司治第賜進蓋以角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  
主之第不用角瓦 太祖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  
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 事畧

**太宗**征太原命進控石嶺關北虜來援晉寇進擊敗之并人  
氣喪既而為田欽祚所誣進剛忿不能辨乃自經而死欽  
祚偽以暴疾聞 上深悼之 曾華撰傳

太祖刻五季之弊開億世之業明於知人任將有術付郭進  
以邢州李謙浦以隰州俾制太原卑何繼筠以滄景賀正  
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俾控北虜授姚內斌以慶州董遵  
誨以通遠軍王彥昇以原州俾禦西寇不易其任皆十餘  
年待之以不疑斬之以遠効來朝賜食殿坐遣之則賜予  
加等擢何繼筠以節制示必以懋功之賞餘不過公邊廵  
檢欲激其進取之心故二十年間邊郡無事者非適然也  
曾華撰傳

### 太尉李公

名漢超字顯忠雲中人始事鄴帥范延光不為其所知  
又事鄴帥高行周雖知之而不甚親也會周世宗鎮澶  
淵漢超遂委質焉仕周至殿前都虞候 **宋興遷恩州**

團練使從平李重進以功領齊州防禦使關南兵馬都  
監太平興國初除應州觀察使判齊州明年卒于屯所  
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使

累遷至齊州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有善政齊人愛之詣闕  
求立碑 **太祖**命徐鉉為文賜之刻石 曾鞏撰傳

齊棟晒海之利數倍他郡何繼筠在棣漢超在齊比自得用以  
養士而 朝廷不計其所費在郡凡十七年有善政齊人  
愛之 事畧

漢超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彊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

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  
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 **太祖**

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  
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

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

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事畧

漢超知人疾苦善撫士卒死之日軍中皆殞涕 曾鞏撰傳

**內翰竇氏**

名儀字可象荊州漁陽人晉天福中舉進士歷漢周為

翰林學士判河南府 **國初**再入翰林**乾德**四年卒年

五十三儀弟儼侃僖皆繼登科 **儼**字望之漢史館修

撰周中書舍人國初轉禮部侍郎卒年四十二 **儼**字日

章周祕書郎 **開寶**中拜右補闕開封府判官出為彰義

軍節度推官 **太宗**即位召拜左諫議大夫後拜參知

政事卒年五十八

父禹鈞在周為諫議大夫五子曰儀儼侃僖皆相繼登科

時人謂之竇氏五龍 事畧

趙普自樞密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已罷相中

書絕曹普授官勅無人署名普入奏之 **太祖**曰卿但進

來朕為卿署可乎普曰有司所署非帝王之事 太祖曰  
卿問陶穀嘗儀必有所說乃召問之穀時為尚書對曰自  
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文宗時甘露事後中書無宰相當  
時以僕射尚書奉行制書今尚書乃六官之長可以署勅  
儀曰此非承平之制不足法今 皇弟尹正京府兼中書  
今此正宰相任也署勅宜矣普即入奏遂召 太宗署勅

撥實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漢古來未有者時宰相以  
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  
庭者 太祖因閱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  
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  
陶穀嘗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 太祖  
大喜因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劉真文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 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  
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以前朝文學士惟  
嘗儀清介謹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於  
復召 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  
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金坡遺事

嘗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聞其過  
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  
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歸言  
於諸弟張洎引蒲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  
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  
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  
賴以動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  
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談苑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 太祖遣親吏取  
藏絹儀即白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

內翰嘗儀公

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 太祖屢對大臣稱儀  
有守欲以為相趙普忌其剛直乃引薛岳正參知政事及  
儀卒 太祖聞之驚歎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耶 **太宗**  
亦稱儀質重嚴整有家法聞明敦睦人無間言諸弟皆不  
能及倍亦中人之才惟備為有操尚耳 蒙求

儀顯德中上疏言六綱一曰明禮二曰崇樂三曰熙政四曰  
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武 蒙求

太祖嘗晚坐崇政殿召李士實儀封 上時宴服儀至屏樹  
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 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

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儀遂趨出 沂公筆錄

儼尤善推步星曆與唐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  
卯歲五星當聚於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  
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至乾德間五星東聚於奎  
玉壺清話

賈儼為晉府記室賈玳為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玳必怡嗔

下氣稜嶮讓捷給稱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  
懼於心邪 太宗甚怒白 太祖斥出為涇州節判後即

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參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  
以及此儼曰 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以至此耳

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玳故在卿左右思聞直言耳 苑  
實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嚴整肅尚書每對客坐即二  
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晉公談錄

### 李文正公

名昉字明遠涇州饒陽人漢乾祐初奉進士仕周為翰  
林李士 **國朝**開寶六年拜翰林李士遂參政事太平

**國朝**八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初**罷 **二年**  
復相四年又罷明年以司空致仕 **至道**二年薨年七十二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 **太祖**而昉獨不附王

師入京坊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  
中人問其故曰須後命耳 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而去  
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當徙昉不願  
內徙後二年宰相薦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  
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而後  
行既至 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  
心事陛下 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爲人談叢

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譖獨李昉無他  
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  
四百來歸獄 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驚朕  
矣 數遺

李昉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  
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 蒙求

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有以  
告昉昉不信之後 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 太  
宗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 太宗由是目  
昉爲善人 蒙求

李文正公爲相有以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  
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心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  
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心也故峻  
絕之使因端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辭此取  
怨之道也 卮史

李文正公常期王文正公曰必爲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  
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  
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卮史

至道元年燈夕 太宗御樓時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  
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數對明爽精  
力康勁 上親酌御樽飲之選籍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



曰防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也 玉壺清話

公溫和無城府寬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无赫赫稱好接賓客推厚張洎而薄張昺及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似嘲望常詣其第人或謂昺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昺曰我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許國呂文穆公

名蒙正字聖功河南人 **太平興國**二年奉進士 **太宗**

始臨軒親試擢冠甲科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八年擢參知政事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淳化**中罷既而復相

**至道**元年出判河南府 **咸平**四年復以左僕射平章事六年以病罷歸洛 **大中祥符**四年薨年六十六

**淳化**二年 **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

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

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獲之則亂近日內

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眾望 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

也趙昌言曰今朝廷无事邊境謐寧正當力行好事之時

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

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談苑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

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

不必究問莫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

大度兼容則万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

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止合黃老之

道事實

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微寵澤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窺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必罹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 相山野錄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廉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記聞

呂文穆公以寬厚為宰相 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真好而不為物累者皆賢之所難也 歸田錄

呂公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其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為史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洛 **真宗** 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鑿已病 帝為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勝大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甚貧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

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它日  
名位与吾相似聞見錄啜令諸子尚李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  
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  
如此

公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事有未允  
者必固稱不可 太宗嘉其無隱趙韓王開國元老公晚  
輩驟進同在相位韓王甚推許之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二

魏國王文正公

名旦字子明魏州人中進士第知平江縣通判鄭州拜  
 右正言知制誥趙昌言參知政事公其子塔也表請辭  
 職改集賢殿修撰昌言罷乃復舊職 **真宗**即位為翰  
 林學士 **咸平**四年拜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景德**三年遂  
 進拜同平章事從封泰山祀汾陰親王清昭應宮使又  
 為迎奉聖像天書刻玉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公素  
 羸多疾至是屢求退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  
 國重事不以時入參決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  
 使九月薨年六十 **乾興**初詔配享 **真宗**示朝廷 **仁宗**  
 篆其碑首曰全德元老之碑且詔史區歐陽脩銘之  
 王晉公祐事 **太祖**為知制誥 **太祖**遣使魏州以便旦付  
 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  
 符彥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 **上**祐往別 **太**  
 宗於晉邸 **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祐至魏得  
 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且決配而已及還朝 **太**  
 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  
 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  
 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 **陛下**以為戒 **帝**怒其語直貶  
 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 **太宗**即位以兵  
 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負送於都門外謂  
 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  
 二郎者文正公曰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二槐于庭曰吾  
 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二槐王氏云  
 文正公通判鄭州建言請天下置常平倉以抑兼并為人嚴  
 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為學士時嘗奏事退  
 上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錢**宣靖公名知人

王文正公

常稱公有宰相器 上嘗問以羣臣可大用者錢以公對  
上曰吾固已知之矣遂以為參知政事

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  
請以詔書責之 **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

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  
廷有人 神道碑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  
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

百官賀公獨以為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宗**  
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 神道碑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  
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湘山野錄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公於政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  
朝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

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遺事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之當時及就省試主文咸欲

取之既而二人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落韻邊以當  
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眾與注疏異說乃為奏具道所以

乞特收試時王文正公為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  
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將今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

長遂收迪而黜邊 國朝事實

宮禁火災公馳入對 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

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 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  
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

當罷免繼上表待罪 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  
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林天災乃禁王宮失於火禁請置

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曰初  
火災 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

奏首工  
見費

保全武  
臣

真宰相  
器

許大度  
量

大臣忿  
爭無以  
厭遠

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  
無狀 上欣然聽納獄死者幾百輩 遺事

公在昭應宮齋宿值閣役工有墜死者公得報繳奏曰  
陛下崇奉上靈為民祈福今反傷民損財豈合天意乞諭  
有司省工惜費 遺事

石晉知許州不法朝廷議欲就劾公曰晉本武人不明典憲  
恐恃薄效要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俟  
晉至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為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  
真國體也 遺事

上出喜兩詩示二府公袖歸諭同列曰 上詩有一字誤寫  
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

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  
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請公皆再拜獨樞  
密馬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曰君不辭真宰相器  
也 上頷公笑 遺事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特以聞  
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各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  
誤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  
吏出白冠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  
公不答名臣遺事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 上前因事忿爭

上召公公至則見欽若語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王欽  
若同下御史府公廼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  
去 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侍 陛下頌厚

上頌 陛下謹詞當行朝典然觀 陛下天顏不怡願且  
還內來白取旨 上許之翌日 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

如何公曰彼若等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 上曰朕前忿  
爭無禮公曰 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

王文正公

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 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 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 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遺事

務行故事

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二邊兵罷不用 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平賞罰必當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也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曰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庶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相神道碑

小事一面奉行

王沂公嘗張文節公知自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 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遂謝而已 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 上已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曰同來諸公以前說對 上曰日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之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 上旨然今後更賴諸公規益名臣遺事

薦引人未嘗知

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賢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眾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冠進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愛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 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曰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

王文正公

此表章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神道碑

真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  
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  
乃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  
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少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  
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 上所  
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  
列爭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  
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丁謂數毀公於  
上上益親厚之記聞

每差除  
密疏姓  
名於上

謙議大夫張師德請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請王相公門皆不  
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  
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 上前說張師德名  
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  
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

張師  
德戒身  
進

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  
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遣公曰弟緩  
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名臣遺事

非任中  
正不能  
可張謙  
之規

張尚書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石以為不可是  
時王文正公為相 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  
規它人往妾有變更矣 上是之言者亦伏王之能用人  
也湘山野錄

言太子  
盛德

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  
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  
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  
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神道碑

公久疾不愈 上命有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更扶之  
見於廷和殿勞勉數四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

文正公



冠準可  
付天下  
事

蔡公數  
短大尉

準賢  
無如  
何

丁謂才  
諳道利  
未

祖宗朝  
未嘗有  
南人當  
國

點坐長  
朝廷

以天下事付之誰乎公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  
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 上曰張詠如何不  
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 上曰試以卿意言之公強起舉  
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冠準 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  
更思其次公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  
退公薨歲餘 上卒用準為相 記聞

王太尉薦冠準公為相來公數短太尉於 上前而太尉專  
稱其長 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  
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夫必多準對陛下無  
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  
初來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太宴又服用僭侈為人  
所奏 上怒其請太尉曰冠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  
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駿何 上意遂解曰然此止是駿耳  
遂不問 記聞

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  
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  
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貶 遺事  
上欲命王欽若作相公曰欽若遭逢 陛下恩禮已隆且乞  
在樞密院兩府亦均臣見 祖宗朝未嘗有南方人當國  
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白為宰相不敢沮抑人  
此亦公議也 上遂止後公罷欽若乃相出語人曰為王  
公遲知我十年作宰相 遺事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惶恐莫  
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果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  
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名臣遺事

李文靖公居相位王文正公曰余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  
退王文正公數曰向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  
輔文靖公不答至中書獨召文正公語之唯聖人能內外

王文正公

成仁宗  
待禮之  
業

王欽若  
請封禪  
曰不能  
人爭

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聖人有疾常在目前則  
憂而治之流死子必為相漢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不  
有盤游之樂必興土木之功矣及祥符間契丹既脩好兵  
革不用近習任事之人始建議封泰山祀汾陰祭玉清昭  
應宮也表主書耗用錢萬計正公常怏怏不自得然不忍  
獨美其身以去曰誰為國家抗羣小者乃薦先祖文靖公  
暨王沂公皆等二十餘人布列工位所以小人卒不能勝  
而成 仁宗持蓋之業文正公之勳也 呂氏家塾記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 上亦以自得也  
王欽若深患之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  
也諸侯猶且卑之而 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 真宗傲  
然不樂曰為之奈何欽若度 上厭兵即謬曰 陛下以  
兵取幽燕乃可刷恥 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禍吾  
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太山可以鎮服四

海誇亦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  
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定可以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  
者矣惟人主深信之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  
異也 上久之乃可然王曰方為相 上心憚之曰王曰  
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且且無不可乘間為  
曰言之曰爾勉而從然 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等之者它  
日晚幸祕閣唯杜鉤方直宿 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  
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鉤老儒不測 上旨漫應之曰此聖  
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適與 上意會 上由此意決遂  
召王曰飲酒於內中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  
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曰不復  
異議曰為相才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

張文定公

名齊賢字師真曹州冤句人後徙洛陽

太祖時舉賢

張文定公

布衣獻  
子策四  
策稱旨

太宗欲  
用一榜  
盡與通  
別

奏先女  
欄地水  
場錢

定半分  
之訟

良方正又獻十策皆報罷  
太平興國二年中進士第六  
年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召還  
奏書樞密院事出知  
代州  
二年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出知成都  
時咸平初復相坐冬至朝會  
被酒失儀免大中祥符五  
年以司空致仕七年薨年七十二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  
太祖召  
至便坐公高陳其事文定以手書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  
二富民三封建四勸孝五舉賢六大學七籍田八選良吏  
九懲姦十恤刑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  
太祖  
祖怒令武士搜出及車駕還京語  
太宗曰我幸西都唯  
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  
為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  
司偶失掄選第三甲之末  
太宗不悅及法官有旨一榜  
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

為相  
東軒筆錄云太祖幸西都大定公獻十策  
太宗用之皆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且得  
罷無懼色賜京官通判之職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吉州公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為江水  
淪陷或官占為地場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  
編浮棧以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齊賢悉奏免之  
齊賢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吏相訟訟又因入官自理於  
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宰相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  
也臣請自治之  
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  
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  
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場如故分書  
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  
莫能定者  
聞

公姿儀碩大善談方畧以致君之術自負往往涉於疎闊前

張文定公

後治獄多所全宥有喜堪擬寒雋種放之召公所薦也大中祥符中嘗言玉清昭應宮續畫祥瑞有損謙德及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土木之役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公準相傾奪人以此少之

錢宣靖公

名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雅興中舉進士釋褐同州觀察推官擢秘書丞直史館遷知制誥翰林學士監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以母老求解機務便奉養遂以太官充集賢院學士復判流內銓知開封府出知天雄軍巡撫陝西還拜鄧州觀察使知并州薨年

四十四

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二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聞見錄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冒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贖銅耳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認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諾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孰觀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

辨其獄  
雪冤死  
數人

為學士  
禮遇殊  
厚

李繼隆  
欲陷盧  
之翰

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  
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  
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  
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  
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  
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  
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  
知州自求得之我向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  
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  
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免死耳論  
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  
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  
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  
之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

一年中為樞密副使 記聞

錢若水為學士 **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  
繼遷有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太宗**覽  
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忠詔有  
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 **太宗**御筆批  
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至今其子延年寶藏之 金坡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  
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謂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據  
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上月轉運司遂散  
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  
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  
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 **太宗**大怒召中使一人  
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玦及其人首丞相  
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

不可據  
一幅書  
誅三轉  
運使

請誅敗  
將羅有  
功

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  
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 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  
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曰爾以  
同州推官再暮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為賢爾乃  
不才如是邪尚留此安俟對曰 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  
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士補益 陛下以報厚  
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 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  
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  
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  
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  
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  
討知秦州詔聞

從

旨

幸大名上言曰臣聞用兵以伐謀為上御將以用

法為先此者傳潛為帥擁十萬之眾閉關縱寇坐看醜虜  
殘虐生民不正典刑曷懲其後揚廷助輩勇於赴敵奮不  
顧身授任尚輕見功未大臣願 陛下誅敗將以徇衆擢  
有功以勸能使諸將承風各思用命聲馳塞外威攝群胡  
昔劉崇結契丹入寇懦將焚愛能何繼臨敵不戰周世宗  
陳宴而戮之因使偏將十數分擊太原崇不敢支戎亦遁  
去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之易此用兵伐謀  
之效也欲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其人莫如 太祖昇董  
遵誨以通遠軍郭進以邢州李漢超之在關南何繼筠之  
處鎮定隰州則李謙溥易州則賀惟忠王彥昇之治原姓  
內斌之守慶名不過公邊巡檢責其效皆十餘年闕畧其  
細故則無畏避之心就錄其功能則絕幸遷之意官卑故  
易以使人任故知虜情間授督謀戒其生事是以西寇北  
虜十七年間遣使稱藩不為外患已試之效今皆可行不  
數年間可以致邊烽罷戢矣

宣靖公

詔詢備  
御前滅  
北虜之  
術

不得幽  
州虜未  
可滅

擇郡守

募鄉兵

擇將帥

廣營田

明賞罰

俄知開封府北虜未賓服內出 手詔詢若水御前備剪滅之  
 術若水上言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  
 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主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  
 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彦博郭正一  
 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皆各系維翰不替約之  
 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莫息民悉非遠謀  
 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御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  
 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  
 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  
 也石晉割地之後田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  
 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  
 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  
 禦前剪滅之術臣以為不得幽州未可剪滅也後唐莊宗在  
 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為萬全  
 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  
 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 陛下選智  
 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為部曲而官為廩給之又  
 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  
 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  
 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勝  
 敵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閭外之事有警則督  
 戰已事則班師既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  
 上下一心御前備之方幾精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  
 地之營田患成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今古語有之曰法  
 不可移令不可違又云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  
 惡昔 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成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  
 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郭進所至兵未嘗小  
 劔臣願 陛下推 太祖所以待郭進之心而待諸將則

嚴宣靖公

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 貞宗善其議謂左右

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 東都事畧

晉水儒  
人曉武

錢公若水嘗率眾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為  
成將所伏 上知之謂左右曰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  
於尊俎視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閑暇清論  
可也責之於用則罕見有成效者今若水亦儒人曉武深  
可嘉也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禦党項詔公自魏乘疾傳  
往按至則乞罷其役時論譁之 上嘗謂左右曰朕觀若  
水風骨秀邁才力有餘止疑其筆部威隘果至大用恐  
愈迫之其後果夫 玉壺清話

上謂人  
甘富時  
節保言  
負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 上謂左右曰人臣當  
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  
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曰曰曰蒙正雖驟登  
顯貴然其風望不為不白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

文言士  
大夫遭  
時宜竭  
誠報國

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  
達者甚多惟若水董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 上默然  
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  
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  
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及爵祿思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  
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 上然之及劉昌言罷 上問趙

至進退  
之道以  
王

鎔等曰頗見昌言不為等曰屢見之 上曰涕泣否曰與  
臣等談多至流涕 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  
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  
鎔等迎合 上意耳若水因自念 上待輔臣如此益未

嘗有秉節高邁不為身名勢能至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  
貽 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章音求解職會宴駕不  
果上及 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 談苑

公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繼母以孝聞風流儒雅善談

錢宣靖公



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胥中豁如也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三





